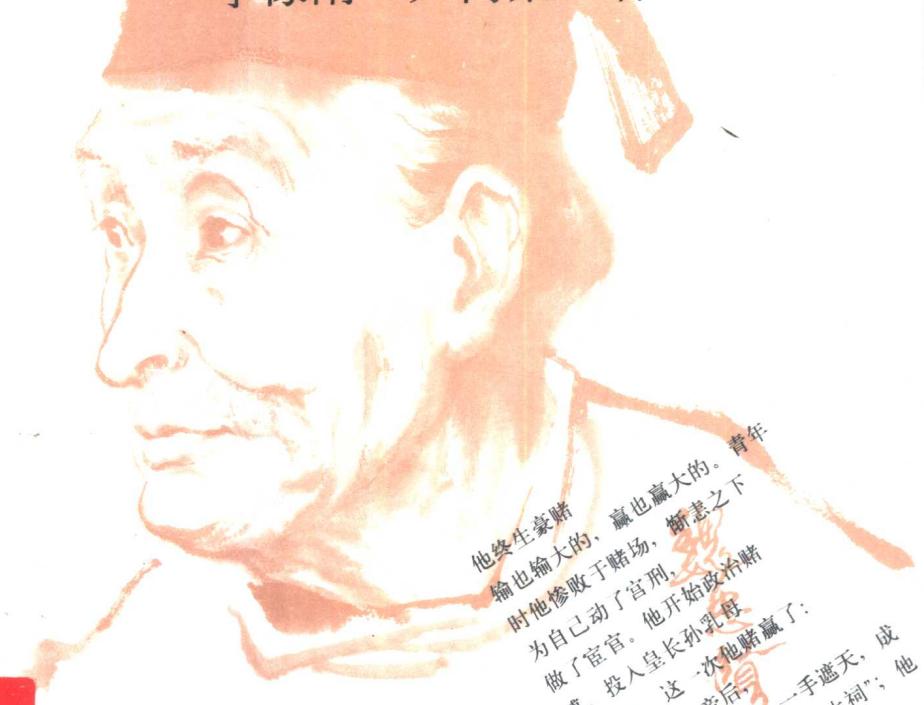


狂赌大阉

魏忠贤

宁稼雨 尹树荣 著



他终生豪赌，输也输大的，赢也赢大的。青年时他惨败于赌场，断腿之下为自己动了官刑，做了宦官。他开始政治赌博，投入皇长孙乳母的怀抱，这一次他赌赢了：皇长孙做皇帝后，他夤缘爬上高位，一手遮天，成了“九千岁”，到处建“生祠”；他亲党满朝野，冤狱屡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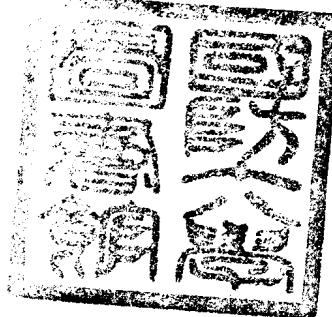
狂赌大閻



国防大学 2 061 6367 6

魏忠贤

宁稼雨 尹树荣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一九九四年·沈阳

辽新登字 3 号

狂赌大闹 魏忠贤

Kuangdu Dayan Weizhongxian

宁稼雨 尹树荣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 邮政编码 110001)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金城印刷厂印刷

字数：222,000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9 $\frac{1}{2}$ 插页：2

1994 年 10 月第 1 版 199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2,000

责任编辑：左云霖

插 图：钟 仁

版式设计：张 斌

责任校对：季道逵

ISBN 7-5313-1398-7/I · 1244

定 价：10.00 元

春风史传小说系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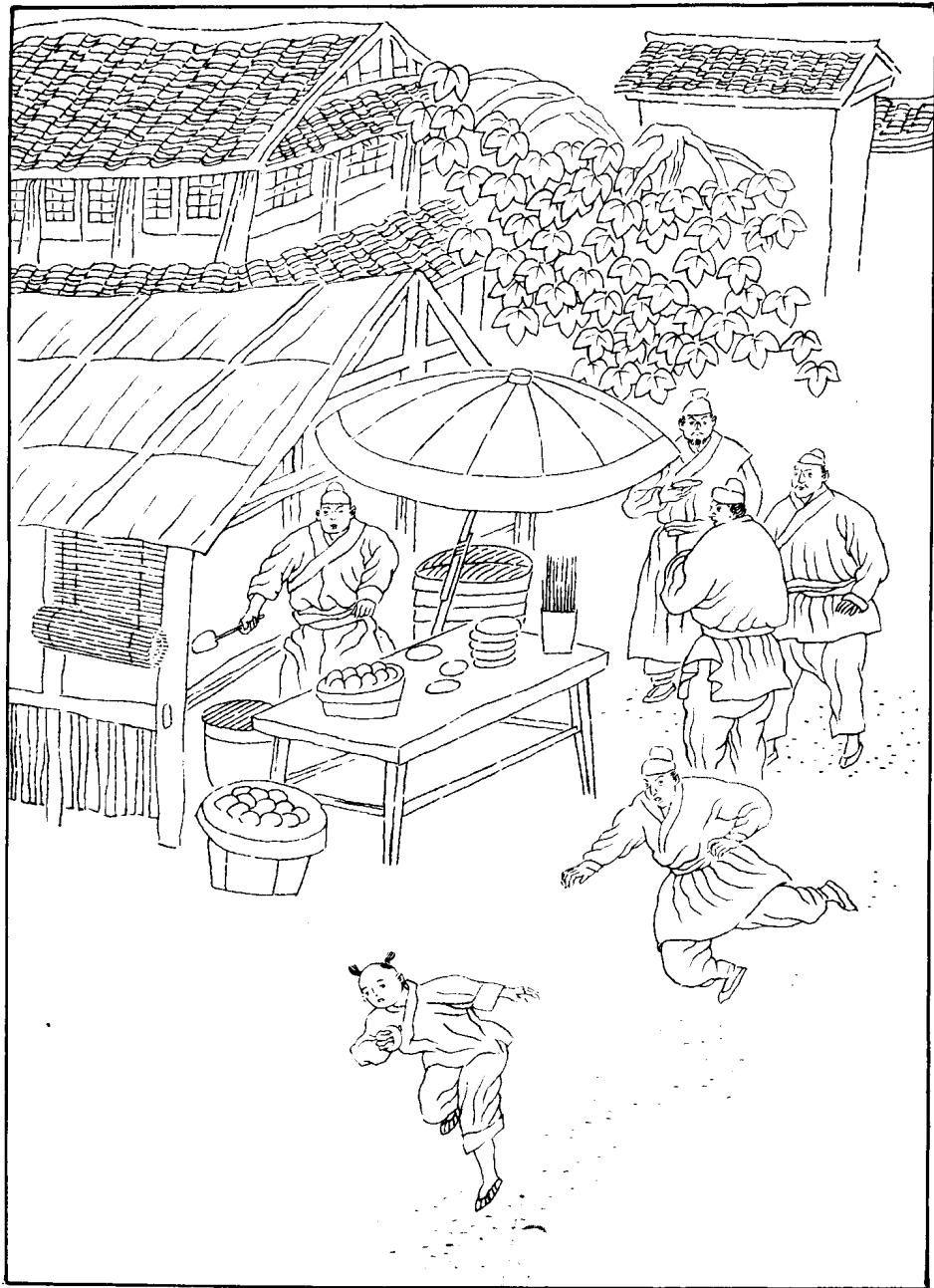
设计策划 左云霖

主 编 王德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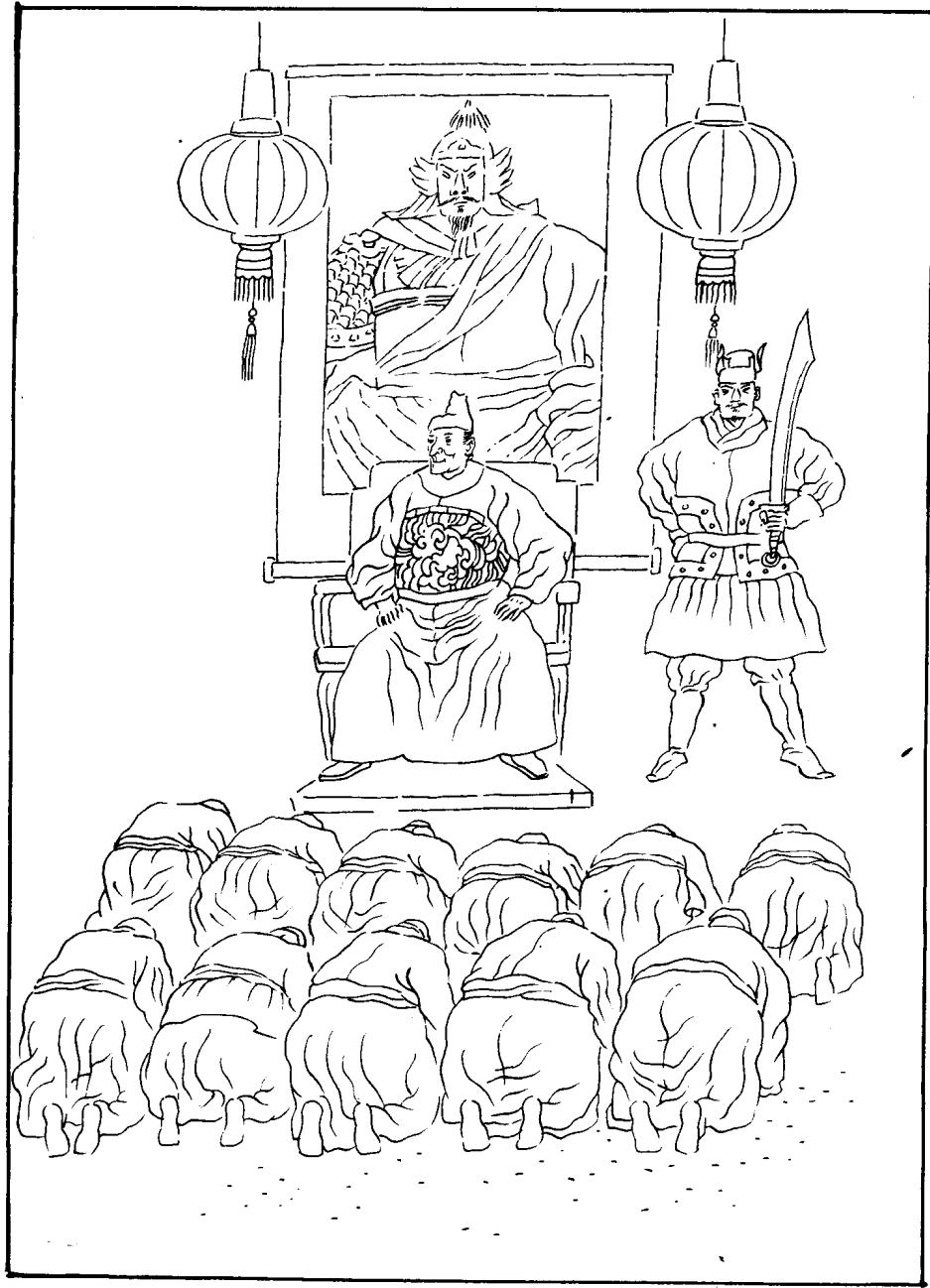
常万生

装帧设计 杜凤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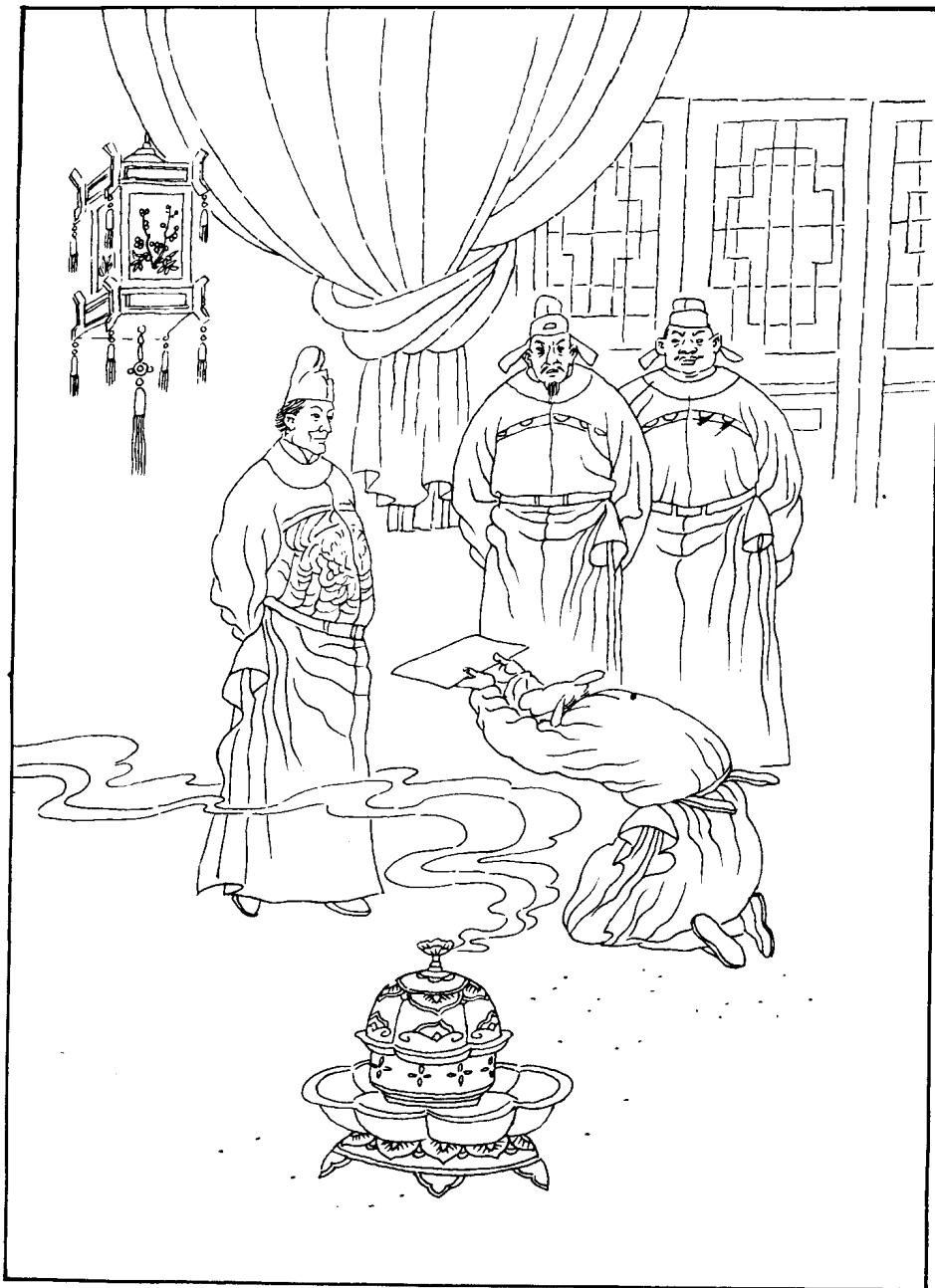
封面绘图 景启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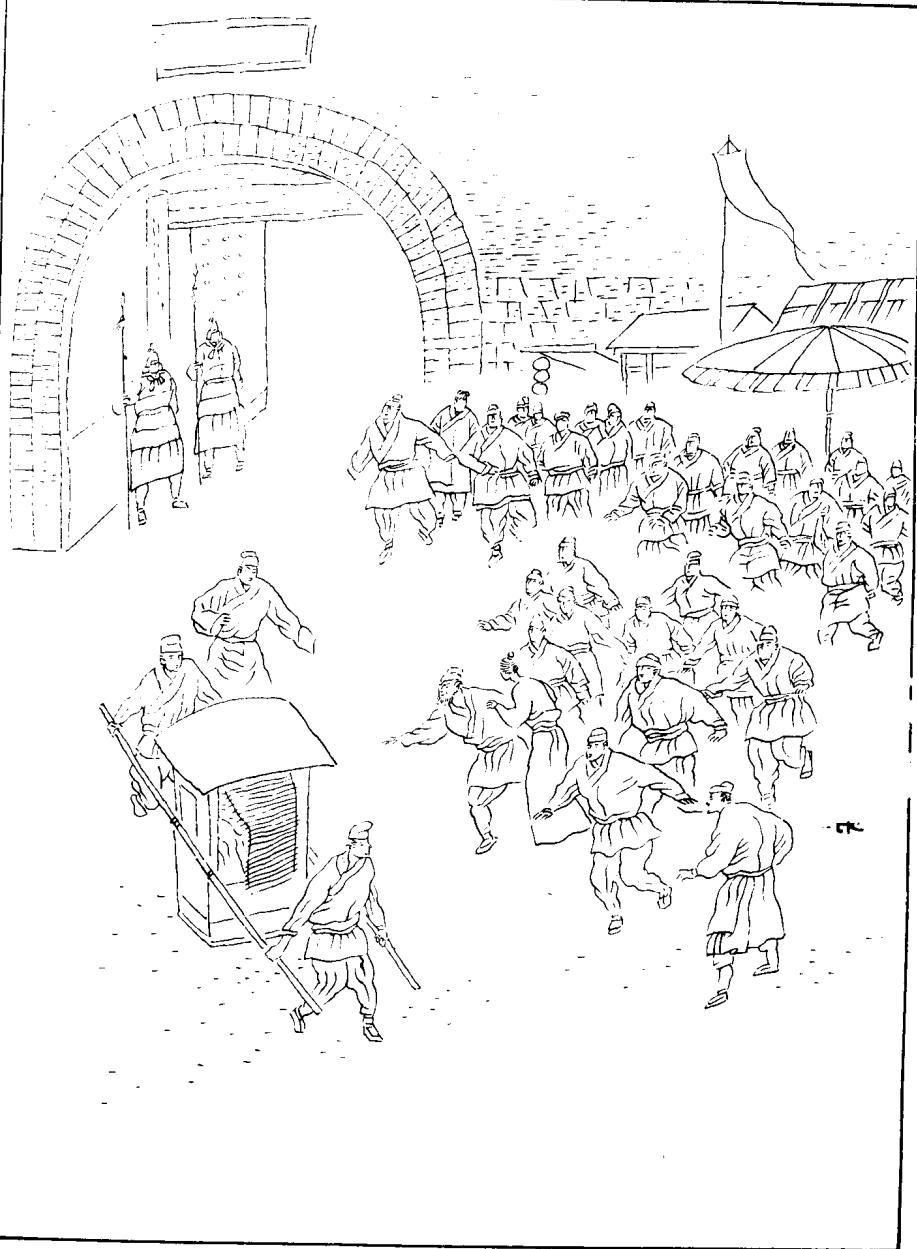
魏进忠沦为乞儿



魏忠贤入主东厂



假李实上疏



魏忠贤带罪出京

引子

魏忠贤是个奇特的人物：平凡的禀赋，传奇的道路。这也许最能说明我们封建社会用人的特点：要想成功，能力和人品都不是最重要的。圆滑、善于逢迎、机遇加上一点儿勇气和才智，你就可以平步青云，手眼通天。魏阉的命运正好提供了这样一个典型的范例。当明季社会逐渐沉入巴比伦式奢侈淫逸的泥潭而预示了灭亡的征兆的时候，当一贯威胁着汉人生存的北方势力进一步分化组合又将滚滚南下的时候，当儒家伦理本身固有的致命弱点已经充分显露而无法维系社会的基本价值准则的时候，魏忠贤作为一个官场的怪胎，赫然成为历史的主角，似乎是顺天应时，逢势而显。不管你喜不喜欢，不管你怎样讳言，一个被割去了阳具的人，怀着占有社会的强烈欲望，利用官场的腐败和党争，把持了朝政，只能说明明朝汉人社会的整体变态。太监当权——这几乎是一个象征：它意味着社会已经失去了自我更生的勇气与能力。男性的阳刚奋进、亢猛的开拓之力，却已被阴柔的假媚、丑陋的宣淫取而代之了。封建社会走进了它的坟墓。这就是我们传主魏阉生活的具转折性的历史背景。

狂赌人生。在赌运中魏阉时莠时秀，几落几起。他的囤积性的

占有欲由于身心的缺残而变本加厉。他的阴狠败德，在腐臭的社会争斗中，日日磨砺，以至练达。魏忠贤曾经不止一回地梦想，在一次特大規模的狂赌中，来个大获全胜，然后就圓满收场，纵情享乐。然而这场赌博是没有尽头的。也许有，那就是可怕的地狱！魏阉既然走上了地狱之路，就没办法停下来歇一歇，或者回头看一看他家乡的小河。魔鬼在跟着他，推着他，使他无法抗拒地走向毁灭。而这魔鬼，不仅躲在他的心里，也已扩散到整个社会！末世魔影憧憧，魏阉就在这种世界里于某一日诞生了——

目 录

| | |
|---------------------|----|
| 引 子 | 1 |
| 第一章 贫苦人家的富贵儿 | |
| 1 不用读书 | 1 |
| 2 富贵自有捷径 | 7 |
| 3 憎而自阉 | 12 |
| 第二章 入宫路一波三折 | |
| 4 沦为公子花子 | 19 |
| 5 否极泰来 | 25 |
| 6 初入紫禁城 | 30 |
| 7 海棠花醉人 | 35 |
| 第三章 时来运转 | |
| 8 皇长孙乳母的诱惑 | 42 |
| 9 “好御手”迷上木工 | 48 |
| 10 一命两案 | 53 |
| 第四章 顾命之人难顾己命 | |
| 11 惹不起的人 | 62 |

| | | |
|------------|-------------------|-----|
| 12 | 杀宠仆激雌威 | 68 |
| 13 | 难逃翻云覆雨手 | 73 |
| 第五章 | 结外廷羽翼渐丰 | |
| 14 | 内外廷双管齐下 | 79 |
| 15 | 惊马踏向皇帝 | 85 |
| 16 | 春风得意百里长 | 91 |
| 第六章 | 谁主沉浮 | |
| 17 | “木匠”与“木偶” | 97 |
| 18 | 四月，下了冰雹 | 102 |
| 19 | 泪洗双手血 | 108 |
| 20 | 洒向后宫都是怨 | 114 |
| 21 | 东厂督主，朝廷心腹 | 119 |
| 第七章 | 生死之判 | |
| 22 | 小试牛刀中肯綮 | 125 |
| 23 | 杨涟雷霆一击 | 130 |
| 24 | 硬木催命棍 | 135 |
| 第八章 | 来的来，去的去 | |
| 25 | 小宦官逼走大首辅 | 141 |
| 26 | 朝廷群魔舞 | 146 |
| 第九章 | 浊浪滔滔 | |
| 27 | 黑名单：《东林点将录》 | 153 |
| 28 | 白发悬枷锁 | 159 |
| 29 | 诏狱，死亡之笼 | 164 |
| 第十章 | 风平浪静待何时 | |

| | | |
|------------------------|------------------|-----|
| 30 | “煨蹄总宪” | 170 |
| 31 | 熊廷弼必死 | 176 |
| 第十一章 凄风惨雨江南 | | |
| 32 | 假李实上疏 | 182 |
| 33 | 月圆夜高攀龙自沉 | 189 |
| 34 | 浇不灭的香火 | 194 |
| 35 | 姑苏五杰赴死解危难 | 200 |
| 36 | 六俊死节 | 206 |
| 37 | 纸墨颠倒乾坤 | 211 |
| 第十二章 血泪筑三殿 | | |
| 38 | 吟诗与画符 | 217 |
| 39 | “钱”途 | 223 |
| 40 | 聚敛空扬州 | 229 |
| 41 | “黄山主人”人财两亡 | 235 |
| 第十三章 烈火如烹掀天势 | | |
| 42 | 岳墓旁的生祠 | 241 |
| 43 | “德配素王” | 247 |
| 第十四章 皇后几上的《赵高传》 | | |
| 44 | 一计不成 | 253 |
| 45 | 便殿埋伏黑衣人 | 258 |
| 第十五章 都是雪铸冰雕成 | | |
| 46 | 桃花盛开不结子 | 263 |
| 47 | 同床异梦之始 | 269 |
| 48 | “灵露饮”不灵 | 274 |

| | | |
|------------------|------------|-----|
| 49 | 生命之赌 | 280 |
| 50 | 巨恶投环 | 285 |
| 尾 声 | 292 | |
| 魏忠贤生平大事年表 | | |

第一章 贫苦人家的富贵儿

1 不用读书

明朝隆庆二年(1568年)的桃花烂漫季节。

河间府肃宁县城边，卧着一个小小的村落，村上满是桃树，十几座土屋，高高矮矮，掩映在粉红的雾霭之中，宁静安谧，而又充满生机。

村东首的一座土屋内，喜气洋洋，熏得屋旁几树桃花灼灼生辉。这户姓魏的人家——传说是卖艺的——刚生下一个又白又胖的男娃儿，父母欢喜异常。

乡邻照例拿着鸡蛋之类的东西前来祝贺，他们脸上都挂着笑，但看上去仿佛是劣等画匠涂就的哭相；在那个年月，在大多数人家，添丁加口未必是件值得庆幸的事，因为赋税加派太沉重了。

明朝从开国起，官僚、宗室人数不断增多，到明世宗(嘉靖)时已十分庞大。为了推动它运转，朝廷每年不得不支出大批银米，消耗大量财力。那时，南方倭寇、北方蒙古交相进犯，军事开支猛增。而明世宗又经常大兴土木营建宫殿，劳民伤财。这一切，造成国库空虚，朝廷入不敷出，于是从嘉靖三十年(1551年)开始，沉重的赋

税之外又增添了加派。

明世宗死后，朱载垕继位，为隆庆帝。局势并未因换新人而有新貌，隆庆帝热中游玩挥霍，丝毫不逊于他的父亲，国库更加空虚。

而河间府一带，在京城南面约三百里，天子脚下，远离倭袭虏扰，生产稳定，乃是一处桃花源。因此，大受天子“青睐”，加派尤多。

像魏家这样的穷困户，已经被名目繁多的加派压得喘不过气来，多一个人多一张嘴多一份税银，有什么乐子？有什么可庆幸的呢？

难道就为生了儿子可保香烟不断？不，不是。魏家已经有一个儿子叫魏钊。那又为何？原来，魏钊打小时候起就跟着父母行走江湖，虽然把戏玩得炉火纯青，大有青出于蓝盖过父母之势，但天生木讷，在专靠耍嘴皮子混饭吃的江湖上，成不了大器。而刚生下的这个，据起课先生说，却是个富贵胎。

富贵胎，孩子的父亲深信不疑。他亲眼看着城里头人称“赛神仙”的起课先生在火上烤炙龟板，细察纹路，又亲耳听他惊讶地说出口来，错不了的！魏家不知多少辈下来，都是草芥之民，如今生出一个富贵儿，赋税加派又何足为忧？

孩子的父亲，轻轻坐在炕沿，嘴角挂着笑，侧身凝视婴儿。婴儿正睡着，白里透红的脸，没有一丝表情，安安静静的，连老虎狮子见了都不忍打扰他一丁点儿。他的眉毛很淡，仿佛是谁用淡水墨不经意地抹了两撇，但这两撇很长，超出了眼角，相法以为这是富贵之相。看着淡而长的眉毛，孩子的父亲不由点了点头。

他给孩子取名叫进忠。

魏进忠和他的哥哥果然不同。他的面目像母亲，也和母亲一样能说会道。点子也多，好了说是机灵，坏了说是狡猾。不管怎样，父母都拿他当宝贝，到了七八岁也没让他学那些江湖讨饭吃的杂艺。

江湖饭碗不要可以，但日后要富贵，却非知书识礼不可。当官

儿做县太爷的，哪个不认得一箩筐的字呢？魏进忠的爹娘一合计，拼着饿肚子，早晚多练几趟杂艺，也要送他到城里去念书。进忠却死活不肯，他整日野马般到处浪荡，逍遥快活，念什么书呢？他父母都瞪着他，他也鼓着眼，嘟嘟囔囔道：“铁蛋、二牛，他们……他们不是都不念书吗？”他的父母只好叹气，听之任之了。

铁蛋和二牛是进忠最要好的伙伴。三人天天在一起玩，爬树上架，追鸡逐狗；柴垛上，桃树边，水池畔，到处都是他们的天地。逃过念书这一关，进忠和伙伴玩得更野更狂了。

一日，他们在水池畔捏泥人。蹲了半天，捣鼓了七八回，进忠手上的泥巴，横看竖看仍是泥巴一块，只略略分作三截，硬要算作什么的话，只能说有一点点竹竿的样子。进忠抬头见另两个人捏得也是人不人鬼不鬼的，十分没趣，站起身来，挥袖蹭了蹭脸上的汗。

他往池中看了看，只见树荫下浮着几只白鹅，有的垂头照镜子般看着水中的影子，有的回首用长长的喙理顺背上的羽毛。他随手将泥块向近处一只打去，正打在头上。那白鹅一惊，摇了摇头钻下水去，似乎不愿意理睬这个顽劣的孩子。

铁蛋和二牛也正没趣，见这很好玩，跟着抓起泥块向鹅群乱打。进忠说道：“咱们比谁打得准，怎么样？”两人道：“比就比。”顿时，泥块乱飞，扑通扑通声不断。

“我中了！”二牛叫道。

“我也中了！”铁蛋也喊。

白鹅遭到袭击，嘎嘎叫着东游西走，打得急了，突然猛扇翅膀，伸直脖子，在水面噗噗飞奔，逃往岸边。进忠打完泥块，顺手捡起一块大砖抛去。正打在一只白鹅的长颈上，那鹅一头栽入水中。群鹅都上了岸，摇摇摆摆地走了，只有这一只，在尚未平静的池上荡漾。

“坏了，坏了，鹅死了！不知道谁家的，要骂哩。”铁蛋见状，搓手跺脚说道。“我没用力，我一点力也没使……”进忠连连说道。二牛